



廣雅堂散體文目錄

卷一

殿試對策

三不殆論

惠陵升祔第一議

惠陵升祔第二議

卷二

江漢炳靈集序

輜軒語序

廣濟耆舊詩鈔序

本書序

闕

傳魯堂詩集序

勸學篇序

正學報序例

八旗文經序

君子館記

闕

眉州增治蘇祠記

創建尊經書院記

新城孟子廟碑記

范母余太宜人七十壽序

貴陽府知府劉君墓碑

滄州王君侶樵墓誌銘

李室鹿宜人墓誌銘

補遺

通奉大夫刑部山西司郎中加二級候選知府戈君墓志銘

代

附錄

克復諒山大略

廣雅堂散體文卷一



殿試對策

南皮 張之洞 孝達

臣對臣聞制科之設昉於西漢本以求能直言極諫之人而天子臨軒稱制問之使盡其所欲言故漢董仲舒唐劉蕡後周王朴宋蘇軾陳亮類能指陳當代利害侃諤不撓誠以此科非以校多士之詞章將以聞朝廷之闕失欽惟皇帝陛下以聖哲之資荷艱大之業揆文奮武四海望治猥以典學求賢崇儉察吏之要下采芻蕘伏讀

詔書罷去對策格式忌諱俾得剴切敷陳是則二百餘年相沿之舊章在今日爲破格求言之盛舉聞之孟子不以堯舜之道事君爲不敬若逆億言之無益而遂塗飾敷衍苟以竊一命之榮不敬孰大於是用敢披肝膽冒斧質爲

陛下一言伏讀

制策有曰二帝三王之心法不外一中因旁摭經典以相發明臣謹案春秋繁露曰合天者帝通德者王書之欽易乾坤之誠敬春秋傳之大居正皆與執中通大學始終一敬中庸樞紐一誠朱熹語也真德秀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斷自齊家而止意謂治平之基已具邱濬補之爲百六十卷而後經世大法犁然可觀夫明體而達用化民而成俗此帝王之學所以與小儒異而不僅訓故詞章之爲也然謂語精微而遺實事聖賢之道當不其然臣愚以爲陛下冲齡毓德固不必原心於杪忽校理於分寸所亟者莫如察敬肆辨邪正敬肆察則理欲自判邪正辨則君子小人自分勿以順逆爲喜怒勿以喜怒爲從違卽異日親裁大政擴而充之豈能外此其審端致力之方則備具於董仲

舒之對匡衡之疏程頤胡安國之進講朱熹之封事而深切居要則程頤多親賢士大夫一語盡之矣

制策又以得賢才所以治天下而綜論資格科目之得失

臣謂今

日人材之乏資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案選部之名始於漢季吏部之名始於魏量能授職古意未湮循資格出而差次注銓權歸胥吏計闕例但免羈候無與本圖此正前代之失可爲殷鑒昔漢有德行高妙等四科宋有賢良方正等六科司馬光請立行誼純固等十科果能盡如所言尙慮何才不備若恐矯僞者之糅雜

其閒此

陛下慎重名器之深心而

臣

竊以爲過計何則任人者治任法者

亂昔康熙乾隆閒嘗舉鴻博矣推其舉主大半知交然未聞有空疎不學亦與其選者蓋公然薦舉尙畏人言暗中摸索轉得藉口

龐統曰拔十得五猶獲其半夫得半已不少矣奈何爲此十不獲一之術哉今卽未能盡易前轍意者蘇轍兼用科目選舉之法或亦可采取歟如此而猶慮取之或遺則所司奉行不力之過比年陛下亦嘗詔中外舉將才矣然而應者寥寥山林隱逸則絕無聞焉豈九州之內遂無才已乎古者蔽賢有戮不舉孝廉者有罪誠使多其途優其用嚴其限重其不舉之罰期年之內而人才不奮迅鱗集於京師臣不信也且夫賢才之所求於上者誠欲行其言也非但欲得仕宦而已也

陛下欲綜覈名實則何不試其言之效不效以爲用不用之權衡哉今世士大夫習爲柔懦謹畏但有拘守繩尺之過斷無軼乎範圍之憂臣以爲當救其所偏不當導其所勝

世宗憲皇帝時所用李衛田文鏡輩雖不免駁雜而皆立功名誠

以文法之中必不足以得非常之士如必棄狂狷而取鄉愿治平且不可況多事乎臣見其害未覩其利

制策又以今日習尚侈靡思以儉德救敝俗臣於是歎

陛下之知本爲不可及也今天下大患在於貧吏貧則黷民貧則爲盜軍貧則無以戰而其原自不儉始共德之訓垂範往古今民間輿服之飾冠昏喪祭之儀但視物力之豐嗇不問制度之等差尊卑不章良賤無別匪直害財抑且傷禮官吏汰侈爲禍更烈大吏之廚傳供張車乘廉從取給州縣州縣之自奉奉人又將於誰取之嘗考

聖祖仁皇帝時削平三藩諸寇數道出師攻戰累年租入曾不及半問其度支所出惟以撙節爲先務然則其效略可覩矣

陛下何不躬爲倡導申明舊章以漸此積習耶且俗尚節儉其利

有三申古者剏金之禁服飾不耗日用自饒利一也隆殺有等昏喪易舉利二也簪組微則布帛盛他物稱是農人獲利利三也夫培本根厚風俗之道不可不察也

制策又以蠹吏厲民思所以整齊磨厲之道

臣

惟州縣表率在於

府道故漢傳循吏不及令長今天下州縣以二千計然縣之隸於府者一二至十餘而止府之隸於道者一二至五六而止勢繁而理約節節相制不難理也近來知府貧乏仰食州縣陋規固已關其口而奪之氣矣道與府同而其勢又不能與兩司爭所以督察之任有名無實謂由儒術者迂而弛事是已然未可爲儒術咎也夫所謂儒者宗法聖賢博通今古以之爲吏誰曰不宜今世士人殫精畢世但攻時文一旦釋褐從政律令且不曉何論致治戡亂之略哉至於捐納雜流究其貽患甚於加賦其害人人能言而其

弊未可以卒革者不過曰軍饗所出耳臣竊以爲民窮財盡來者益稀徒受鬻爵之名並無富國之實今北方諸省之饗出於地丁江皖等省之饗出於釐金洋稅協濟畝捐湖廣等省之饗出於地丁鹽釐曷嘗恃此以爲生計假使今日督撫將帥果能於江之南北淮之東西關中榛莽之墟蘇松汙萊之場大河涸出之道興屯足食耕戰兼資加以清正供之中飽興可開之釐稅裁無用之額兵行之三年富彊可致亦何至沾沾於苟且補苴之術耶今欲懲貪墨養循良唯當責之大吏大吏知大體則必不以簿書期會爲才大吏厲風操則武健培克者必竄逐而無所容雖然欲禁其貪而不先有以養其廉恐亦終類於救火揚沸之爲耳夫殺一賊不如使民少增一賊之爲功多也求一良將不如選一良吏之爲力易也二者固宜深思而蚤計也伏望

陸下本至誠之德奮獨斷之明破除常格集思廣聽以成

中興之業樓樓愚忠不勝大願臣非不知一介愚賤妄陳天下大

計足以自干罪戾特自維束髮讀書稍知大義敢承

清問效其狂瞽之說其未及者不敢著於篇牘

陛下曲赦之而財擇焉天下幸甚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三不殆論

器無安危視乎人之所措國無安危視乎人之所爲昔晉平公嘗  
自詡其國有三不殆矣一險二多馬三鄰國多難之三者皆覘國  
之奧用兵之機而英雄所藉以爲霸王之資者也故唐虞距河爲  
都漢據關中制天下秦非子魯僖衛文輩皆以畜牧致疆大而古  
文尙書特著兼弱攻昧之訓然謂此爲國之形勢利便可也謂此

爲立國之本可以恃而無恐則非也善哉女叔齊之言乎折其氣  
匡其失導之以歆神人修政德其說備矣則且推而論之公由之  
道陰平之嶺易京之雄天塹之限白檀平岡塹山堙谷數百里之  
遠非無險也元狩出塞官私馬之多開元天寶監坊之盛大宛渥  
洼之產祁連蕃息之歌淝水投鞭斷流之眾馬非不多也越爲吳  
迫稻蟹不遺種趙困長平齊不救漢魏相持而吳議其後非無鄰  
國之難也然皆不旋踵而憂患隨之何哉禍伏於所恃而立國貴  
圖其本也老子曰知止不殆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若平公  
所謂不殆其亦有合於此否乎雖然女叔齊之言善矣而未盡也  
晉世長中原至平公稍弱今因楚求諸侯而爲此語是猶有自彊  
之志奈何不勸以任賢講武尊王攘夷以張表裏河山之勢而終  
聽命於楚耶君子於是爲晉平公惜

惠陵升祔第一議代

謹案古今通義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祖功而宗德蓋昭穆之廟以親祭者也以六爲限自太祖以下復有百世不毀之廟此以功德祭者也不在七廟之數有常數者親盡則遷所以示親親之殺無定數者別自立廟不與親廟相紊所以彰崇德報功之典此蓋仁人孝子之用心一制其常一通其變既有以遂報本追遠之精誠卽爲國家卜世縣長之豫計聖人制禮兩義炳然經傳可據史冊可徵者也今

穆宗毅皇帝禮當升祔而

太廟九室爲數已盈自宜籌議周詳以期盡善竊謂禮不本諸經則不典事勢不宜於今則不行制度不爲萬世久遠計則苟簡而非詳愼考百世不祧之廟名曰世室周以后稷爲始祖益以昭穆

已足七廟而文武有大功德故特建文武兩世室而不祧魯以周公爲始祖而伯禽受封開國故亦建魯公世室而不祧春秋公羊傳曰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古今數千年來禮制明備損益盡善無過姬周商之三宗已開其始漢唐宋明咸師其意特以一代應居不祧者或止一二帝或不祧者雖多而廟室寬廣儘數可容故仍合祭於同堂異室中而不更立世室名目究屬簡略未極精詳恭讀

文宗顯皇帝聖訓有云禮經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宋儒朱子謂百世不祧之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商之成湯三宗不在數中則天子七廟特禮之常制非合不祧之室而言仰見

聖人議禮契合古經今日以親廟而論則由

穆宗上溯

世宗已滿三昭三穆之數伏思

太祖

世祖

聖祖既稱祖廟無待更議

太宗纘緒開疆比隆周之文武允宜肇稱殷禮特建世室以示尊  
崇將來

列宗諸廟其昭穆親盡而功德不祧者以次祔於世室漢儒所謂  
宗無定數有功德則宗之正與此義相脗合中殿

列聖神位以次遞遷而上

穆宗依禮祔於第九室如此則見在廟室之數與升祔之典兩無  
妨礙至營建之地先儒謂文武世室在太祖廟之旁昭穆廟之上  
擬於中殿左側徹去牆垣展拓地基更建九楹規制陳設一如中

殿如內垣外隙地較狹卽更道以外之繚垣無妨外拓蓋廟制地形原無必須見方之說其地雖偏於東北而禮經相承卽是如此自不以此爲嫌如必謂徹牆拓地較爲勞費則擬於後殿之後別建後殿以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將後殿一切規制改同中殿以作世室或謂世室別廟似近於祧不知祧廟與世室其名固殊實亦迥異其廟制則龕位陳設與正廟詳略攸殊其禮節則祧廟有祫祭而不與時享今時享仍舊且一切規制與昭穆廟皆同豈致相混或謂

列聖安侑已久未便遷移是大不然周易萃升皆爲祭祀之卦萃